

# 战士中的文人,文人中的战士

## 漫谈辛劳和他的《捧血者》

◎娜雅雅

辛劳(1911—1945),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纯粹诗人,一名勇敢无畏的革命战士,将他的热血捧在手里,把它献给了人类正义的解放事业和自己钟爱的诗歌创作。《捧血者》诗人辛劳》一书即是他事业和创作的见证。

辛劳原名陈晶秋,呼伦贝尔市扎兰屯人,是最早加入左联的内蒙古籍作家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内蒙古籍作家之一,也是内蒙古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作家之一。《捧血者》诗人辛劳》一书编选了辛劳的作品,以及王元化、聂绀弩、吴强等名家对辛劳的回忆性文字。

对于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来讲,发现新史料的意义非同一般。它一方面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我们既有的观点和认识因新史料的发现而得到更正。今天我们要评析辛劳及其作品就有这样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内蒙古的红色文学资源,尤其是现代部分的史料非常稀缺,所找到的资料也难成体系,而辛劳及其作品给内蒙古红色文学史增添了最亮丽的一页;第二,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过去我们总是两极分化,或强调纯文学史,或强调革命文学的性质,而很少综合考虑新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通过评析辛劳的作品,正好匡正我们的偏离,丰富我们的感知。

过去,辛劳和他的作品没有进入文学史视野,也没有经过经典化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不幸的,但并没有永沉于文学的忘川之中,终于浮出水面,重现在我们面前,所以他也是幸运的。历史不会忘记一个忠诚于文学事业、忠诚于人类解放事业的诗人和战士。

### 战士中的文人

辛劳的身份非常明确,他首先是一名战士,一个旅行者。但他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充满了诗歌,充满了罗曼谛克风格,一身都是诗。所以,他虽然是一名战士,但他的气质首先属于诗人。

#### 一、疯狂的阅读者

辛劳研究著作不多,现能看到的只有几篇,其中包括对他的回忆文章。从这些文章我们能读到辛劳本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以外,也能了解到他本人的创作追求和阅读习惯。在细读这些文章时,最令人感叹的,是他当时的阅读量及文学

爱好。在那个环境和条件下,他还有兴趣阅读《红楼梦》,不能不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文人。而且还有兴趣追寻外国诗歌,尝试着写长诗和西方形式的诗歌。他周围的人都取笑他和批评他,但他并没有被言论击倒,执意留下了许多别说是当时的文坛,即使现在看来也能见其独创性的诗歌和散文。就拿《捧血者》来说,里面每章题目下都引用了外国著名诗人的一行或几行诗,表明他的这首诗并不是简单的白话诗,而是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是尝试着用崭新的形式写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长篇诗歌。从辛劳本人的作品以及他人的叙述中读到诸多外国作家的名字,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高尔基等作家的名字,还有萨迪、夏蜡等我们并不熟悉的作家。而且辛劳并不忌讳把那些作家的名字呈现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是难能可贵的。

#### 二、坚持自我的文艺批评家

通常,革命文学作品很容易被给与一些套话式的结论,即,集体写作或者模式化创作等。但事实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据王元化的《忆辛劳》一文讲述,辛劳就文艺问题跟他发生过相当激烈的争论,还说,当时他对文艺的理解要比我们深刻得多。

目前能看到的辛劳文艺评论只有《因为我们需要控诉》《谈诗的出路》《自由论坛与诗人们商量》《播音剧的发生》等几篇。其中《谈诗的出路》《自由论坛与诗人们商量》两篇,可看作辛劳诗歌观点的集中展示。这些短文中,辛劳以评论家的口吻批评当时诗歌的颓废和缺乏活力的情况,同时也积极引导,也与一些贬低当时诗歌成绩、抹黑诗歌前途的人士争论,为诗歌的独特地位和发展进行辩护。

#### 三、诗歌艺术的追求者

在讨论革命诗歌时,人们常用的思维方式就是更多地关注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而很少谈论形式和艺术性问题。因为通常看来,革命文学总是追求实用性目标和时效性反映,很难顾及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或深思熟虑。但从辛劳的诗歌,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对诗歌艺术

盛夏6月,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著名摄影家王争平40年影像艺术回顾展在包头美术馆举行,展出的110件作品是从摄影家草原三部曲中精选出来的。漫步展厅,我们被一种浓郁的氛围笼罩着,不但可以看到一个悠远辽阔、充满魅力的草原世界,而且能感受到摄影家那跃动而深邃的灵魂。从中,我读出了如下几组关键词:

### 真实与诗意

王争平的影像是纪实的,又是诗意的,他善于在平凡的生活场景和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发现诗意,其作品具有明显的日常生活诗意化倾向。这使人想到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释而广为人知的诗句,用来描述王争平的影像世界,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海德格尔认为,诗意不是虚无缥缈地漂浮在现实的上空,而是存在于这块大地之上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诗意,诗意是生活最好的解释。从本质上讲,诗意地栖居应该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就北方游牧民族的心理世界和情感世界来说,诗意地栖居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自觉选择。在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他们不但获得了物质上的生存保障,而且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并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40多年来,王争平无数次深入北方草原腹地,以一颗赤子之心和虔诚态度,记录并呈现他的心情草原。

观看王争平的影像,总是和诗有着难分难解的关联。展览借用海子的著名诗句,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作为标题,很好地诠释了王争平影像的诗性气质。正如海子的《九月》以充满神秘色彩、闪烁光芒的意象和语言,对草原进行了诗性的言说与烛照,王争平用他的镜头和影像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他心中的草原,与海子的诗歌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总体而言,王争平的影像强调一种真实的力量,但这种真实不是对现实场景的如实再现,更不是对草原风情的表面猎奇,而是诗化了的,北方草原上那普通的场景、普通的人物和普通的生灵,都被他赋予了一种诗的品质,传递出浓郁的情感和精神力量。王争平的诗化不是简单地美化,更不是糖水、媚俗的、肤浅的,而是深沉的、忧郁的、含蓄的,透过他质朴而深刻、沉静而理性的影像,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情感的涌动和意境的营造,体会到自然的本质与生命的轮回。

### 隐喻与象征

作为人文纪实摄影,王争平的影像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再现的,也是精神的。他在对北方草原进行客观记录的同时,常常赋予影像某种隐喻和象征意味。在这方面体现最为突出的是其蒙古马系列。作者影像中的蒙古马,已不是一种单纯的动物属性的马,而是转化为一个精神符号,成为他艺术表达的隐喻和象征。一方面,他借马的形象表现人的状态和情感:如孤独、迷茫、忧郁、渴望、热切期盼、冷眼旁观、含情脉脉、泪意涟涟,有的稚



## 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王争平40年影像艺术展观后

◎王鹏瑞



一个个生动且典型的瞬间,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现实与远方、坚守与希望、束缚与飞翔等多重意象。

气未脱,有的历经沧桑,有的如热血男儿,有的似美丽新娘,人类不同的状态和情感,好像都在马的身上有着真实的对应。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痕迹,如围墙、栅栏、木桩、铁网等,在其影像中也往往具有某种隐喻和象征意义,得到了特别强调,并与马的形象构成一种紧张又沉静的关系,成为其影像艺术的图式特征。再一方面,他常常把马当作大地或者山峰来表现,蒙古马坚实的背部和脊梁变成了苍穹之下卧卧的山丘,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激情。独特生存环境给人物打上的形象烙印鲜明而生动,传递出一种健康、乐观和纯朴之美。在草原系列中,作者大

与人的生存痕迹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首首恢宏的大地诗篇,实现了对马动物性的超越。在人物摄影作品中,作者采用人与环境相结合的肖像方式,大多把人物置于画面正前方,顶天立地,无论是一个人、两个人(如夫妻)或是一家人,一个个饱经风霜、纯朴刚毅的面孔在草原环境的衬托下,张扬着人与生命的尊严,体现了对普通人的关切和礼赞。几幅表现草原女性的彩色照片,形象质朴动人,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激情。独特生存环境给人物打上的形象烙印鲜明而生动,传递出一种健康、乐观和纯朴之美。在草原系列中,作者大

的刻意追求以及对形式和表达上的创新性。正如赵文菊的评论中所说的,他把诗本身虔诚地看成生命。对一个诗人来说,这个评价非常高。因为是不是把诗歌本身看成生命,可以说是诗人分类的一种标准。诗歌的艺术性,除了激情和才华,还会受到诗人文化素养和理性力量的影响。在我看来,辛劳诗歌的独特性,更多靠的是这种刻意追求和努力造就的力量。他跟他同时代人一样,喜欢新诗,用白话文创造,但很注重意象、象征等艺术手

法,使平淡的抒情诗富有内涵和新意。在当时的环境中,辛劳有意识地借鉴外国的诗歌形式,写出了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的作品。据《沉默者和他的血》一文,1941年6月10日,辛劳的《新十四行诗》发表在《江淮日报·新诗歌》专页上。现搜集出版的集子里虽没有看到这种形式的诗歌,但他对诗歌艺术的追寻,已变成佳话流传到现在。辛劳的诗歌,以长诗被人称道,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捧血者》堪称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长诗。这首诗的抒情基调和叙事风格各占一半,情和事互成张力,读起来别有风味。

辛劳的艺术追求还体现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上,比如散文、小说等。他的散文,严格意义上应该是散文诗,散中见情,以情带叙,意象和情感交错,读来非常优美。

### 文人中的战士

#### 一、英雄主义

每种文化对英雄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或许有所不同,但其中含有牺牲精神不存疑惑。辛劳的作品充满了这种牺牲精神,而他的牺牲精神主要来自于他对祖国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当时苦难重重的现实境况。他痛恨饥饿和压迫,对日本侵略者蹂躏家园的行为更是悲愤交加。他的大部分诗歌和散文都充盈这种奋力抵抗、誓死爱国的强烈情感和激情。他的《捧血者》是最典型的英雄主义赞歌。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放弃了诗人身份,而充当一名战士,表达了国难当

头,挺身而出,为国家捐身的责任意识和战死沙场的荣誉意识。

#### 二、诗性正义

诗性正义这个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的同名书里提出的一个术语。原书中这个词的含义比较广泛,作者希望在经济功利主义泛滥的年代,通过创造一个与文学和情感有关系的名词来捍卫正义,或以中立者的立场来解决社会矛盾。但这个词给人一种想象的空间,从侧面证明了文学和艺术的正义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我读辛劳的诗歌和其他文体的作品,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力量,一种火热的,不可阻挡的,自然发生的情感,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在诗的字里行间流淌。我为什么说这种情感是自然发生的?因为他从不故作,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受。他在《因为我需要控诉》这篇文章里说,是自己的题材逼迫着他《非喷出不可》,说明他的诗歌不是在他人的指使下诞生,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还有,控诉这个词也非常有力,是他诗歌中的一个关键词,因为他一生坎坷,被饥饿、病魔和误解、嘲笑等折磨着,内心很痛苦,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活动使他的灵魂受到极大的侮辱,因此他用文字、用诗歌和散文、小说等不同形式,表达出自己愤懑情绪和强烈的反抗意识。他的诗歌控诉了许多不正义的力量,并号召人们站起来,给那些邪恶的力量以打击,解放自己,解放全中国。因此,辛劳的诗歌不仅在他生活的年代,在当今年代也有积极意义。

#### 三、集体意识

《捧血者》诗人辛劳》里收入的许多评论、回忆性的文章和辛劳自己的作品中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包括他的长相、性格、言行和创作等许多方面。因此,他在生前并不快乐,也很孤独。但是辛劳作为一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对未来充满幻想的诗人和战士,在感情世界里认同很多事情,拥有许多身份。

辛劳爱自己的家乡,思念自己的亲人,幻想着早日回到养育他的家乡,生儿育女,安居乐业,过平凡而安稳的日子。作为一名战士,他深爱着自己的队伍,多次描绘过他们的军队生活,对战友和他们英勇无畏的行为表示自己最为热烈的赞同和敬佩之情,他更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自豪。正因为如此,他去世后多年的今天,他的朋友和熟人以及他的读者以一种敬仰的心情阅读他的文字,靠近他的灵魂,对这位精神的流浪者和纯粹的诗人表达他们无限的感激和赞叹之情。

### 瞬间与永恒

王争平深谙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意义,并成功地践行在自己的影像中。他以一个优秀摄影家的素质和敏感,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捕捉“决定性瞬间”,并使其成为永恒。在草原系列中,摄影家通过看似平淡却又充满生活质感和典型意义的细节和瞬间,表现了当代语境下草原的处境,传达出一种难言的气息。那正在跃上卡车的马、蒙古包后走过的马以及空旷草原上躺在马背上的人,围墙里面或是屋内窗面向外张望的人,草原上正在劳作的人、行走的人、失衡的人,一个个“决定性瞬间”将内容、事件与形式因素完美结合,形成概括有力的视觉图像,传递出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义。作者敏锐地捕捉了现代化进程中草原上的人们的精神处境,守候、期盼、顺其自然、虔诚祈祷。在蒙古马系列中,摄影家摒弃了人们惯常的对马的运动和力量等外在因素的表现,而把注意力转向了对马的情态、心理、人性以及隐喻和象征等内在因素的关注。那冬季草原上一匹伫立的马与飞临其背的鹰,那透过窗框看到的一匹马的脊梁和跃动的小马驹以及土墙上张望的乌鸦,那栅栏中凝视的马与外面飞翔的鸟、那土墙或栅栏中渴望自由的马、那逆光中翩翩起舞的马,一个个生动且典型的瞬间,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现实与远方、坚守与希望、束缚与飞翔等多重意象。在人物摄影中,摄影家以人类学的态度和视角,将世代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定格在典型的环境中,纯朴牧人的身姿犹如一座座纪念碑,立于茫茫大地,产生一种永恒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摄影家对草原现实的持续关注、忧患意识和人文姿态,以及对普通苍生的深情礼赞。

和大多数纪实摄影不同,王争平的影像是注重形式的,他对克莱夫·贝尔“有意义的形式”了然于心,但他不是为了形式而形成,在他那些视角独特又形式新颖、大胆的形象中,渗透着情感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他的影像真正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感性 with 理性、真实与诗意、隐喻和象征、瞬间与永恒的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王争平以其对北方草原人与大地的独特理解和敏锐把握,不但在内蒙古摄影界独树一帜,也因此由草原走向全国,成为在国内摄影界获奖众多、影响广泛的人物,为内蒙古赢得了荣誉。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仟在给王争平摄影展的贺词中所说:广袤的内蒙古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为广大摄影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主题,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内蒙古摄协以及像王争平这样的优秀艺术家,能够带动更多的摄影人走进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特色的精品力作。

元代是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十分深入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元代诗歌作为元代重要的文学体裁,作为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是中国诗歌史、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受固有文学观念影响,学术界将元代文学研究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元曲上,对于其它文学体裁关注较少。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学术观念的转变,元诗、元文等文学体裁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延花长期致力于元代文学的研究,撰有《从元代上都廵从诗看滦阳民俗》等论文,这些成果阐明了元代诗歌在民族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是作者又一力作,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学交融研究的重要成果。

《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选择蒙汉文学交融作为研究视角,兼具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经过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学也在相互影响中,得以不断丰富与升华。近些年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下,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蒙汉文化交融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在蓬勃发展,涌现出了《蒙汉文学关系史》《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等成果,但从民族文学关系的视角研究元代诗歌的成果还未产生,因此《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研究内容来说,全书分为8章,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梳理了诗歌在元代蒙汉文化交融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一章是元代蒙汉文化、文学交融的概论。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不断交融,促进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演进。该章从宏观上概论了元代蒙汉文化、文学交融的进程,为后续深入阐释奠定基础。

第二、三、四章通过对元代汉族诗人和蒙古族诗人诗作的分析,以诗歌反映的内容作为依据,分别论述了蒙古族对儒家、道教、佛教文化的崇尚,从侧面反映了元代对多元文化的有机整合。

第五章、第六章关注的是元代诗歌对两都巡幸制及草原民俗的书写。元朝为了加强漠北和中原地区的交流和联系,实行两都巡幸制,历时近百年。皇帝每年二三月离开大都,八月返回,在上都驻跸的时间超过半年,期间,所有的国家政事都要在这里处理,上都成为设在草原上的政治中心。因而元朝的百司庶府在上都设有分院或者下属官署,各民族文臣或留守上都,或扈从上都。有诗作留存的诗人就有几十位,比如雍古部诗人马祖常、蒙古族文人萨都刺、葛逻禄诗人迺贤,汉族诗人就更多,如虞集、袁孝等。作者在这些关于草原民俗的诗作中,关注到了诗歌中呈现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交融的内容。这说明元代将不同内涵的文明,容纳在中华区域文明整体范畴之中,使元代诗歌也因描写内容上的新变呈现出自己独特的价值。

清人赵翼有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战争频发的时代,也孕育着一批伟大的诗人,他们用诗作来记录家国之变。元朝的建立和灭亡,都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战争,也促成了元初和元末战争诗之繁荣。《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诗研究》第七章及第八章研究了元初和元末的战争诗,既有对家园残破、生灵涂炭的书写,又有诗人们复杂心态的流露。这些诗作反映了元人对战乱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